

马大哈，就是那种性格大大咧咧、办事丢三落四的人，上海话叫作“投五投六”。生活中，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并留下很多经典的马大哈故事。

那天早上，听到小区楼上有人在阳台上哇啦哇啦叫：“喂，晨晨，依哪能嘎‘投五投六’呢啦，依背呢是徐老爸呢双肩包！”原来王阿姨家急促初中的儿子急忙忙去上学，错将他老爸同样款色的双肩包当成自己的书包了，人已走到楼下，被老妈骂回去了。等到晨晨换回双肩包，走到楼下，王阿姨又奔到阳台“骂山门”了：“依搭我‘西’回来！双肩包调转来了，但依阳伞又落了门厅里了，天气预报，今朝要落雨呢！真是前世作孽，我哪能会晨晨嘎‘投五投六’小赤佬！”

几年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马大哈故事，与晨晨的“投五投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一个家住五楼

的年轻妈妈，一天趁几个月大的孩子正在午睡，便去楼道里丢垃圾袋。谁知刚出门，只听“砰”的一声，一阵风把房门吹上了。被惊醒的孩子不见了妈妈，哭得稀里哗啦。妈妈没带钥匙，进不了家，隔门听着孩子的哭声，急得“头头转转”。情急之下打了110求助。警察很快赶到，并叫来消防队。消防战士绑上安全带，从楼顶空降到五楼，



平安是福 (剪纸) 奚小琴 作

周国平先生在2019年3月16日《夜光杯》上撰文谈“教师的素质”，认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第一重要的是做人。对于教师来说，做人更是第一位的。”这说法我举双手赞成。陶行知先生说过，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些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怎样培养学生“做人”，尤其是做“真人”呢？周先生提出了一条：“要在学生心中传承高贵”。这一点我觉得是切中肯綮的。

社会上眼下对“高贵”的理解，众说纷纭，甚至大相径庭，确实值得一议。

这里的高，应该指的是高尚、崇高，高层次的道德水平，而不只是职务和社会地位之高。但千百年的封建社会，那样的等级制度、科举制度，真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



想起宝贝儿子被自己丢弃在了加油站。

还有一个接送小孩去幼儿园的“故事”，噢不，是“事故”。有个小孩平时都是爸爸妈妈轮流送他上幼儿园的，那天爸爸妈妈单位里都有事，“急促乌拉”赶去上班，送幼儿园的任

务临时交给了小孩的舅舅。舅舅开车把小孩送到了离小区不远的一家幼儿园，小孩说不是这个幼儿园。舅舅以为小孩子想“赖学”，是故意这样说的，于是训斥道：“依勿要跟我‘耍滑头’，勿去幼儿园当

心我打断依呢‘脚骨’！”在舅舅威逼之下，小孩子哭丧着脸走进别人家的幼儿园了。后来，小孩自己幼儿园的

的老师等了一上午也没有等到，便打了小孩妈妈的手机。妈妈以为小孩走丢了，吓得半死，找到小孩舅舅一问，这才知道，原来舅舅送错地方了。

大多数的马大哈，当然会给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带去尴尬。但也有的人却因祸得福，“撮”了马大哈的大便宜。一对年轻人，男的叫阿源，女的叫小月。两个人在朋友的生日派对上相识已经半年多了，互生好感。有一天，阿源对小月说：“阿拉明年结婚好哦？”小月一时紧张，错把“明年”听成“明天”，心想这个阿源平常“疲塌塌”“笃姗姗”，今天为啥如此“急吼拉吼”？再一想，人家毕竟是求婚嘛，急一点也是情有可原，至少表明了他爱我的态度。于是小月涨红着脸，羞涩地答应了。不过，小月补充说，自己离法定结婚年龄还差两天。

阿源一听，轧出苗头，知道小月把“明年”错成“明天”，便顺水推舟，也不揭穿。等到了第三天，小月法定年龄到的那天，两个年轻人高高兴兴去民政局领证了。几年过去，小月还是有点马大哈的样子，阿源却从不计较，在他的心里，这个才是小月最可爱、最迷人的优点呢！

高贵纵横谈

过传忠

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于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便成了“做人”的追求目标。这一余毒，如今有些时候，反而变本加厉。一些学校的尝试和努力往往因一纸高考分数“排行榜”灰飞烟灭了，好像进不了北大、清华，做人都要矮一截，“高”不就高在这里吗？再说贵，贵应指价值大、价格高，为社会作出的奉献可观。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喜欢把它与富、与钱财、与私利连在一起。现在好多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为了当大官和大腕，单从幼儿园小朋友都不敢不补习英文就可知进外资单位和出国赚大钱的吸引力了。一旦贵和富绑在一起，倘若再加上个“不仁”，做人还能“真”吗？

最近做了一场和近代“百货公司”研究有关的活动，很感慨，因为准备的过程令我想起小时候徐家汇刚建东方商厦的时候，母亲曾经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观看”。在印象里，上海人应该对百货公司并不陌生，上海本身似乎就是“百货公司”的象征。所以，那真是很有仪式感的一种“观看”。因为我们并没有走进店去，后来她又骑着车带我回家了。今年某天，母亲偶然跟我说，我们能不能去徐家汇东方商厦逛一逛，我说“有什么好逛的，百货公司都长一样”，但我还是陪她去了。她去一层晃了一圈，果然有点失望，说，“怎么跟以前不太一样，店员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样。”她心里仿佛有一种煤气灯燃起的愿望，被没有温度的现实破灭了。

母亲一直很希望我能有一个穿制服的工作，因为她从前在工厂穿的是灰蓝色的工作衣。女人的愿望有时候可以很简单，比如《嘉莉妹妹》，应争当百货公司店员失败之后，平时就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女店员，而不是女工。又比如《长恨歌》里王琦瑶的女儿薇薇，理想也是当羊毛衫柜台的女店员。百货公司曾是女性职业的愿景，尽管历史并不长，但算得上是启蒙。而如今，百货公司店员依然在，类似的职业还延伸在线上，换成了微信平台上的代理。她们的人设与产品结合在一起，展示积极向上、亲子温馨的日常生活动态形象，实际上和永安公司卖钢笔的“康克令小姐”没有什

读《大英百科》，有“a cappella”条，意谓“无伴奏合唱”，如今音译作“阿卡贝拉”。百科条目释作：意大利语原意为“按教堂风格”，指由无伴奏的人声演唱复调（多部的）乐曲。原用于宗教合唱音乐，约起源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晚期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所作音乐中达登峰造极之境。

不过，百科的释条中特地标明其中的一种“错会”，因所传乐谱中没有写明独立的器乐声部，后世学者便认为合唱是没有伴奏的，但现已查明，当时是有一架管风琴或其它乐器照式照样“重复”某一个或几个人声声部的。这样看来，这种“阿卡贝拉”的所谓“无伴奏”，只是因为曲谱抄录的“失注”而产生的一种误解而已。

其实，后世人的“错会”，却也有其可理解或者说让人感兴趣的地方，

其实，仅从思维方式来分析，这样的看法也是有缺陷的。社会万物，纵横交错，从纵的方面说，确实有层次、等级之分，但从横的角度看，即使同一层次，也是要分成不同领域不同侧面的。只看到某些领域，只盯着某些高度，社会要垮掉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才是金玉良言。

周先生还有一个观点很值得重视，就是要让学生“经常目睹高贵”。是的，“高贵”并不罕见，只要品德高尚，能为社会创造并奉献价值，就是“高贵”，就是“真人”。这些人很多，我们要引导学生去认识、了解，懂得他们。今年清明，社会上对前不久牺牲的三十多位消防战士广泛表达了崇敬之心和赞誉之情，就是一份进行“高贵”教育的好材料。周先生还特别强调，教师身上要体现“高贵”，要成为“高贵”的榜样，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那就身体力行，充满自尊自信地从我做起吧。

么区别，是公共空间的媒介。

小时候我们写作文写人生志愿，有人想当宇航员，也有人想当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孩子的欲望是无忧无虑的投射，大到宇宙空间，小到通勤工具。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当成了宇航员，也没有一个人当成了售票员，公共汽车上已经没有售票员了。小小

空间与追忆

张怡微

的理想也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折叠了。现在的年轻人，对虚拟空间的热情有时会大于物质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的更迭，伴随着记忆的流逝，总会令人心生恍惚。仿佛并不那么遥远啊，一切往事都历历在目，可一切就是那么遥远了，魔术一样的。不只是东方商厦，童年时候母亲常带我去桂林公园里看桂花，我记得南丹公园里还有竹笋可以拔，我们买衣服会去万体馆的中兴百货，她喜欢吃中兴百货里卖的“搅奶油”。去年，她也央求我再去公园玩一玩，我们特地去了一次桂林公园，现在想起来还蛮“友爱”的。桂林公园有很多猫，也有很多时装表演的老年人，有一些老克勒戴着老花眼镜帮妇女们拍照，也有古典风格的小保姆和老先生勾肩搭背。这令公园也多了一种通俗的、言情的色彩。小说里都有，比如徐訏就描写过徐家汇公

园里与异性交往的场面。现在年轻人倒不去公园谈恋爱了。但年轻过的人还好好本分地利用着公园的暖昧史。公园的历史也不长。上海自开埠以来，早期的公共空间是由洋人创建的。因为中国人更喜欢活动的空间是在寺庙。1847年，英国人福钧(Robert Fortune)在他的《上海游记》中曾经吐露他的困惑，“在城市和郊区，寺庙四处可见……占卜者和变戏法的人也是大受欢迎，他们利用其同胞的信任获得不菲的收入。在上海的街头和公共场所，这样的人随处可见。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唱戏或戏剧演出在寺庙里频繁上演。这与我们对宗教和礼节的观念相去甚远……”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百货公司诞生的时期，摩登男女才开始在公园里谈恋爱。公园“既是游息所，又是情场胜地”（《法公园之夜》，1931）张中行曾经通过文化角度分析庙会，认为摩登少女会在商场买高跟鞋，贫家女儿则是在庙会买平底鞋。

我觉得自己大概还是属于庙会那个系统的，热爱风俗节庆……即使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无法逼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现在城市里最好看的小姑娘，也不一定在徐家汇活动了。最相信爱情的年轻人，也不一定在徐家汇公园浪掷时间。可徐家汇还是那么特别，对我们住在田林的工人小孩来说，它曾经就是上海本身。

这或者即是古以来“错会”的根本，在本已有的之外，更想添上一点尚未有的或者已失去而值得追怀的。

现今中外都有不少专业或者不过是业余爱好的“阿卡贝拉”人声合唱团，成为繁杂热闹的现代音乐里的一股“清流”，这是由“错会”而来的一个果实，倒不妨不把那“错会”去说破为好。

古今的“错会”

李荣

因后之视昔，特别是遥远的古代，总会钦羡那既已远去、不可复得的质朴和简单。相比于后来更加繁复的配饰与配乐，后世人会想，那古代只依靠人声的旷古高远的意味与意境应是别样的美妙，见到古传的抄谱并未明注器乐的

声部，便更是确证那本是“古所无之”的罢。而回到那古代的人们，替他们设想一下，本已有了所谓的简朴，心里或许便会追求能够更为丰富和错综一点，并不满足于单纯的人声，而觉得附加了器乐的声部更是悦耳而美妙了。

七夕会

的老师其实不很看重段位，我们看重孩子的潜力，段位只是实力进步的官宣。然而对家长们却是铺天盖地的大事。想想也是，毕竟大部分家长能看懂的只有段位证书上的数字。赛前很多家长微信问我，老师怎么看我们家孩子这次升级？我用准备好的鸡汤摘抄逐一回复，等于什么都没说。当然，心里还是有点数的，比如公仔（现在业余1段），训练班同级别全部碾压，挑战高一级别胜多负少，肯定是升级热门了。

比赛第一天，公仔2胜1负，输的那盘据说是对手把棋弄乱了，两个小朋友无法还原，裁判一怒给出了双负。我没有在意。上海段位赛7战5胜，丢一盘毛毛雨啦。第二天，定段赛场门口，不会一兴，班里的两个孩子出来了，5连胜！兴高采烈写在眉眼间；又过了一会儿，五六

个孩子结伴出来了，欢呼一句升啦！各找各妈。如年似月地又等了十几分钟后，公仔走了出来，一张扑克脸，拉着妈妈的手，一路往车上走。眼里挂着的泪忍到了车门打开，终于流泻了下来。

这不是辆宝马，也不是辆奔驰，无意蹭热点，只宣布个结果：公仔没过！比赛结束后的训练日，小梓瑜又来了，依旧的闷死儿子三件套，包裹得跟个公仔似的。我正在想今天上课不要提升级段的事，公仔跑了过来：“老师，我现在是不是最厉害的1段了？”说完还俏皮地眨了眨眼。

Bling！人生走了这么久，又走了这么远，被一个公仔的眨眼治愈了。

治愈系梓瑜

天元宝宝

公仔来的第一天就给了我惊艳，以一己之力把问答互动环节包圆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的小手都会举高高，而且回答还中规中矩。后来有几次我直接忽略了他举手，叫了其他同学。公仔不甘心地摇摆着手，嘴里象声词疯狂输出。我对公仔说：老师看到了，你的手很白，但班里还有很多同学没回答过问题呢。

老师和家长的交流中，总会有那么几个禁区，从来不那么坦诚。孩子的天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通常会说，你们家的很聪明，就是 blah, blah……（废话、瞎说的意思）别信以为真，老师只是不想把天聊死。以现在上海市宽松的业余段位制度，很多学棋儿童都可以通过努力，达到业余5段。但是再往前走，真的需要点天赋了。给公仔复了几次盘，我惊奇地发现，这个孩子下的棋有天赋。

很快升段赛来到了，培训班

养育